



江花

· 城市山林

A08

雪舞葛仙湖

■ 文/唐红生

作者自述

唐红生 笔名怍然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句容市作家协会顾问。热爱生活，喜欢户外，行走于山水之间，闲暇之余，用文字记录足迹，抒发胸臆。

新年的一场大雪如约而至。雪乘着嗖嗖寒风，迈着轻盈步履，以优雅的姿态来了。雪漫天飞舞，直舞得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空气湿润了，周边变得有味了、有境了、有灵气了。这可乐坏了市民，纷纷走出家门，踏雪、赏雪、玩雪。改造一新的葛仙湖公园便是好去处。

公园内大雁塔、三台阁、华阳书院、石牌坊，重檐斗拱在风雪中更显古色古香。“横卧仙湖汇华阳天宝，高耸圣塔聚福地灵气”，读着高大牌坊上镌刻的这副楹联，我忽地觉得，塔是一支巨笔，阁像一副笔架，湖似一方砚台，书院如一沓宣纸，正下“笔”如神，挥毫泼墨，晕染出一张饱含诗意画面，描绘出一幅富有清雅之作。

近百米的“笔”开始灵动起来，九级琉璃瓦面已被白雪覆盖。翘角下悬挂的铜铃随风摇荡，发出叮叮当当之声，清脆入耳。

“笔”正书写着公园的前世今生。葛仙湖从郭西塘演变而来，郭西塘顾名思义即位于城西的一方池塘，经不断改扩建，如今已成为融人文景观、自然风光、防洪排涝于一体的公园。因句容是东晋道教理论家、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，世称“小仙翁”葛洪的故里，为纪念这位历史名人，更名为葛仙湖，并建有葛洪纪念馆、葛仙观。

松竹梅在“笔”下傲骨凌雪，楚楚动人，“岁寒三友”被描得有声有色。你看，雪松上有了积雪，才谓之雪松，才愈显苍翠挺拔。雪穿越竹林，打在叶上，脆生生的，竹影清浅，雅韵顿生。“挥毫落纸墨痕新，几点梅花最可人。”雪花晶莹剔透，梅花枝头绽放，梅雪同争春。踏雪赏梅最饶有情趣，无怪乎唐代诗人孟浩然经常骑驴雪中寻梅。在雪的映衬下，梅枝疏影横斜，缕缕暗香随飞舞的雪花盈鼻。雪似乎沾染了梅的香气，脑海中立刻闪现“香雪”一词，我知道这是梅花的雅称，但此刻的雪也是“香雪”了。

树在画中是不可缺少的。香樟撑起了巨大的伞，肥大的叶终遮不住狂舞的雪。杉林中的叶尚未落尽，树影婆娑，抑或等候簌簌飞雪，不经意间，枝丫上已是一坨坨雪，滋润了枯枝，了却了一个心愿。柳树舞动起丝丝长发，洗涤尘埃，以洁净的身躯迎接嫩芽初现。雪特别眷顾叶落成空的树，带着万般柔情轻盈而来，落满枝头，宛如梨花盛开，竟把枯枝瘦影装扮成玉树琼枝。

几只鸟被银装素裹惊艳了，或在树上跳来跳去，看雪飘飘渺渺；或栖息在枝头，静听雪打叶的韵律，画面因此而生动起来。

书院这“宣纸”上早已画好了脊饰、马头墙、花格窗，时光仿佛穿越

千年。原本的粉墙黛瓦，被雪勾勒得素色雅致，平添书卷之气。书院前的李春芳塑像一身素白，他是明嘉靖年间句容籍状元。如此才华横溢，想必也为如何描写眼前美景而犯愁。

雪一个劲地曼舞，笔也不住地挥洒。湖面淡烟微澜，亭台楼阁迷离朦胧。“三潭映月”幻化成“三潭迎雪”，尽展迷人身影。漫步九曲桥，雕栏玉砌，通往湖心亭。亭下人静静地看雪的潇洒姿态，听雪落水中的清音，沉醉于宁静与淡泊之中。

拱桥上，情侣相互依偎，任晶莹剔透的飞雪飘落发间。或掬一捧雪，抛向天空，雪落在脸颊，感受由凉转暖的惬意。此情此景，不免让人遐思“断桥残雪”之意境。

纷纷扬扬的雪浪漫了葛仙湖，也浓厚了人们的兴致。打雪仗的，兴致勃勃，回味童年往事；堆雪人的，创意十足，尤其是几只老虎造型，或虎头虎脑，或虎虎生威；拍雪景的不断变换角度，陶醉在镜头中。几位女子特意穿着汉服拍照，宽衣阔袖，婀娜多姿，如一道流动的风景。几位老人踏着雪，什么话也不说，静心聆听嘎吱嘎吱声响，回头看身后串串脚印，生活这般美好！

雪是报春的使者，雪融春水生，我分明嗅到春天的气息，嗅到百花的芬芳。

南山，换了新颜

■ 文/秦聿森 图/如昨

作者自述

秦聿森 镇江市人，已退休。镇江市作协会员，镇江知青作协会员。自幼喜欢散文，1990年起有文字发表于《镇江日报》《东江晚报》。202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自集散文《锦灰碎檀》。

曾经的工作单位和公司，都在南山附近。

工作单位背靠磨笄山，紧邻鹤林寺。面对黄鹤山和米芾墓。

有一条小路向南直走，向东偏一点是竹林寺，向西偏一点是招隐寺。单位的北面是水泥厂、硫酸厂、磷肥厂。再西北是黄山水泥厂。向南去，是上铁水泥厂，采石公司。当年见到的可不是“米山烟云”，而是滚滚浓烟和漫天黄土飞扬，老远就能见到许多烟柱和弥漫着的灰云。见到的树叶，终年上面都蒙着一层土。要说脏，除这里之外，才轮到苏北路。

我的单位也不干净，做的是水泥预制板，终年跟沙石水泥和水打交道。这里是建材集散地，不是这家做预制板，就是那家做水泥管。道路凹凸不平，载重汽车轧的。污水横流，水泥路面轧碎了，下面的黄土变成黄水，车一过，冒一阵黄水。没有人敢穿白衬衫，洗两水以后，白的也成了灰色的。春节前晒“粉子

面”，必须蒙上白纸，隔着纸晒，要不然，准给撒上一层“胡椒粉”。这里的人，最盼望着山清水秀，丽日蓝天。

小时候总是唱“我们的祖国像花园”，却不料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住在花园一样的地方。

别人都赞叹南山是镇江的一块翡翠明珠，我却是见着它一点一点地蜕变，一点一点由丑小鸭变成如今的大家闺秀。那些大烟囱没有了，那些破房子没有了，路宽了，树长起来了。山，一天一天变青。天，一天一天变蓝。都想逃离的地方变成了人人向往的文苑雅阁。我一年要来好几次。春天来看花开花谢。夏天来听松风竹涛。秋天来赏红叶黄叶。冬天来看琼楼玉宇，看冰湖雪树。

很多年前，竹林寺没有楠竹，即使有竹子也是长得矮趴趴的像茅草，只能做大扫把的那种小竹子。农家有竹园，粗者盈盈一握。未见太粗的，可做晾衣竿或者锄头柄，细者略约拇指，砍来作帐杆竹或是钓鱼竿。南山多是马尾松，长不高，也长不大，读苏轼“明月夜，短松岗”，我就想到这里。

现在呢，进入南山北大门，向右行，山路渐斜。青翠扑面，有树有竹，九曲迂回，山行渐高，北望城市，楼台林立，大江缥缈。一直到电视塔，山到绝顶我为峰，揽云呼气，得豁然开朗的胸襟。

向左行，过广场，过小桥，花间楼台点缀，一桥又是一桥，随水色蜿蜒向前，到了珍珠水库，看水清无

涯，一片清波荡漾，隔岸的小亭映在水中，若在云中，青山有薄烟淡雾半掩，南山有了仙气。清风拂面，鸟声盈耳，竹滴清露，涧水淙淙，此地无酒亦能解忧，好一处养生去病之地。

“残月湖”附近，稍显荒芜，却又野趣横生。数里长，百米宽的“残月湖”原来是一个采石的宕口。现在成了游泳爱好者的胜地。这里水深无底，水质上佳。北面山色嶙峋，正挡住西风，此处好冬泳。西边有一家叫“日月潭”的“农家乐”。“农家乐”里亭台楼阁，花木扶疏，有鸡鸣狗叫，有无数的盆栽。有一洞，连湖，高出地表，于是，若有小溪出水，作出江南水乡模样。有竹，有梅，有菊。时有炊烟袅袅，那是有客订餐。其余时间，大门紧闭，阒无人声，又是一番幽静神秘之态。

山上有高崇寺，山下也闻梵音。寺中两棵古银杏。每到秋深，风吹脱叶，遍地都是黄金甲，成摄影爱好者打卡胜地。

我深秋时从西大门入口，沿山路进入深山。西风，不见了威风。却见竹箭旧生，新花依然，不时地看见露土的太湖石。空山不见人，但闻鸟语响。红日松间照，满眼是绿芒。走进时我是凡人，走出来时，我已经两腋生风，脱胎换骨了一样。

今日的南山，二三十年间，沧海变桑田，旧貌换新颜，谁不说家乡好，这样的家乡才是真的好。

一个人走一趟南山，不知不觉地走到了“八公洞”，竟是不辨东西，问人，才摸到了回家的路，大约我是醉了。

编辑 陈洁

版式 胡骏
校对 陈乐

南山